

中学语文课本

# 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初中部分）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学语文课本

# 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初中部分)

兰少成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文学作品选讲

中学语文课本  
现代文学作品选讲

(初中部分)  
兰少成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玉林大众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7.5印张 160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2版

1986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5,001—47,100册

书号：7113·352 定价：1.11元

## 再 版 说 明

为了给中学语文教师在现代文学作品教学方面提供方便，我们编写了这本《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初中部分），1981年曾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初中语文课本中现代文学作品的篇目，加以修订再版。

为了便于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参考时查找，本书按新版初中语文课本一至六册的目录顺序编排，对每篇作品都尽可能采取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本书除了可供中学语文教师讲课参考外，也适宜于师范院校学生、中学生和一般的文学爱好者阅读。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作进一步修改。

编 者

1984年夏于广西师大

# 目 录

一面	阿 累	( 1 )
《一面》分析	兰少成	( 7 )
济南的冬天	老 舍	( 14 )
《济南的冬天》分析	兰少成	( 16 )
春	朱自清	( 21 )
《春》分析	肖昭惠	( 24 )
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茅 盾	( 31 )
《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分析	李琼仙	( 35 )
古代英雄的石像	叶圣陶	( 43 )
《古代英雄的石像》分析	兰少成	( 49 )
分马	周立波	( 58 )
《分马》分析	兰少成	( 66 )
小麻雀	老 舍	( 75 )
《小麻雀》分析	兰少成	( 78 )
猫	郑振铎	( 84 )
《猫》分析	兰少成	( 89 )
背影	朱自清	( 94 )
《背影》分析	兰少成	( 98 )

<b>在烈日和暴雨下</b>	老 舍	( 105 )
《在烈日和暴雨下》分析	肖昭惠	( 111 )
 <b>听潮</b>	鲁 彦	( 119 )
《听潮》分析	兰少成	( 123 )
<b>最后一次讲演</b>	闻一多	( 130 )
《最后一次讲演》分析	文 式	( 134 )
<b>多收了三五斗</b>	叶圣陶	( 143 )
《多收了三五斗》分析	肖昭惠	( 154 )
<b>老杨同志</b>	赵树理	( 164 )
《老杨同志》分析	肖昭惠	( 171 )
 <b>白杨礼赞</b>	茅 盾	( 178 )
《白杨礼赞》分析	刘焕林	( 181 )
<b>革命烈士诗三首</b>	李大钊等	( 188 )
《革命烈士诗三首》分析	兰少成	( 189 )
 <b>《白毛女》选场</b>	贺敬之 丁 毅等	( 196 )
《白毛女》选场分析	兰少成	( 212 )
<b>果树林</b>	丁 玲	( 220 )
《果树林》分析	兰少成	( 228 )

# 一面

阿 累

一九三二年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①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我已经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②。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看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合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

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③。《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④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的⑤，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⑥。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

“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 × × ⑦”蓝磁牌的制帽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⑧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⑨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象故意逗人笑似的，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地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厚实的纸张，清晰的字迹，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拿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

“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sup>⑩</sup>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sup>⑪</sup>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不说买，也不说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象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sup>⑫</sup>，好象浓墨写的隶体<sup>⑬</sup>“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慈祥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sup>⑭</sup>。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我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本来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连自

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象我心里想着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憎恶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指着《铁流》对我说：

“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

衫上一只袋都没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艰苦,受尽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sup>⑯</sup>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己,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 注 释

①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的书店。他是鲁迅先生的朋友,很支持中国的进步文化事业。

②“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指中国人讲日本话,有时声调不那么准确,总觉得有点什么不是日本的,听的人又说不出其所以然来。

③《毁灭》: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1901—1956)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鲁迅译介到中国来,受到进步读者的喜爱。

④赫然:鲜明、突出,很显眼。

⑤得到了保证似的:鲁迅的著作很受进步读者的欢迎。一看到是鲁迅译的,就放心了,因为肯定是一本好书。在那时候,不好的书,

坏书充斥市面，读者常担心花钱买不到好书。

⑥书没有切边：那时流行一种书的装订样式，书边不切平，也叫毛边书。

⑦Conductor ××：英文，车上的管理员，售票员。××指号数，或姓名。在外国人公司里做工的中国人，戴上这种牌号。

⑧西装同胞：一种带嘲笑的称呼。在旧社会里有些穿西装的人洋气十足，瞧不起中国同胞，对贫苦人尤其瞧不起。把他们称为“西装同胞”，等于称“洋奴”。

⑨莽撞（mǎng zhuàng）：不慎重，粗心大意的行为。

⑩踌躇（chóu chí）：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

⑪摩挲（suō）：轻轻地按摩。

⑫打眼：引人注目。

⑬隶体：汉字的书法体式之一。下文的“八分体”近似隶体。但也有人称八分体即隶体。

⑭《铁流》：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我国的最早译本是曹靖华先生译的。

⑮恣情：恣，放纵、无拘束；恣情就是使感情不受控制、压抑，让它自由抒发。

## 《一面》分析

兰少成

这是一篇用回忆录的形式写的散文。作者以深厚的感情、崇高的敬意，描写了鲁迅先生对一个普通工人的热情关怀，和他诚恳、谦虚的优良作风，读了很令人感动。

作者写的只是那一次在内山书店里同鲁迅先生见过一面的情形，时间很短，事情也很简单。事隔四年后，回忆起来却仍非常清楚，鲁迅先生的言行举止，神情态度，都一一无遗。这除了作者的文字功夫外，最主要的还是鲁迅先生的高贵品德深入人心，一次见面，难于忘怀。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舍不得丢开，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写作者是在什么处境下见到鲁迅先生的。第二部分从“内山老板大概看出点什么苗头”至“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写作者和鲁迅先生相见时的情形；第三部分从“这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至结束，写作者写这篇回忆录时的感想。三部分按时间顺序结构，没有曲折的情节，条理很清楚，但是绝对不平淡。作者描述鲁迅先生的形象时一笔笔写来，感情一步步加深。作者所记述的每一个细节，都使读者亲切地看到鲁迅先生那高尚人格的闪光。他艰苦朴素，和善可亲，心胸开阔，以提高中国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

为己任。这篇回忆录不是一件事情经过的简单记述，不是对人物的一般介绍，而是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对在平凡中见伟大的鲁迅先生的赞歌。

我们看看作者如何记述这一次不平凡的“一面”之交的相见吧。

作者首先说他到内山书店去，原先是抱着“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的心情去的。这是纪实。但从文章的技巧来说却有欲张先弛的作用。因为一般说来，意外的收获是最令人难忘的。店里是什么情况呢？“空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谈笑”，这个气氛就有点特别。没有顾客的店铺，老板非但不是愁眉苦脸，相反，却在“谈笑”，“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内山书店是一家经售进步书刊的店铺，去的人多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读者，加上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这家书店常有干扰，进步的读者相对来说就不很多，胆子小的人也就更不敢去了。内山书店与那些专门迎合读者低级趣味、以赚大钱为目的的书店不同，不会门庭若市，所以即使一时没有顾客，店老板还是乐在其中。“象孩子一样的天真”谈笑的是怎样的人呢？“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支烟嘴”。这是鲁迅先生了，但因为此刻作者还认不出来，作为纪实文章，在这里没有立即告诉读者。从写作艺术上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起到吸引读者的作用：这样一个瘦瘦的老人，居然会象孩子那样天真地大笑，谁不想认识认识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

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前面只写了“阴天，暗得很”。这里就把阴雨天气写得很具体。这一段关于气候的描写很重要。它起到了映衬的作用：这样一个不那么热闹的书店，加上这样令人不快的坏天气，出乎意外地竟看到别处买不到的好书，宣传革命真理的书——《毁灭》！而且是伟大作家鲁迅先生翻译的！作者开始被感动了，于是翻着读着，爱不释手。原来是想进来“顺便歇歇的”，现在却要买书了；在阴暗的坏天气里，作者仿佛看见真理在闪光。这是作者感情上的一个变化。

由于作者在认真看书，不是“顺便歇歇”的样子，引起内山老板的注意，走了过来。他“殷勤地点头”回答作者的询问；他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第一次受到一个外国人这样的优待，“简直有点窘了起来”！书是好的，老板又这样热情，怎能舍不得不买呢？然而，买了书，自己和一位失业工友要饿几天肚皮！这样不慎重问起价钱来，不是太莽撞么？只能后悔莫及地“红了脸说”：

“贵了。”其实，价钱是印在书上的，贵与不贵，你没有根据判断。说“贵了”，不过是找个借口不买。这位老板没有理解他的苦衷，却越来越热情地把书赞扬了一番，劝说作者买。他的神情，他的举止，他那温和善意的语言，处处流露出对读者的深情厚意。不买，实在是不好意思的。何况那书的确太好！然而，“饭是不能不吃的”。在迟疑不决中，只有抚摩着书，“舍不得丢开，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好书与饭钱的矛盾，热情与不买的矛盾，在作者的思想感情上交织着、斗争着，不知如何是好。读到这里，我们也为之着急了。这位内山老板，也真是够人情味的，看到了作者迟疑不

决，非但不生气，反而“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他的面孔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象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象浓墨写的隶体‘一’字”。这幅画像真是维妙维肖，这就是晚年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顾个人安危，用一支犀利的笔同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到了晚年，虽然重病缠身，但他有一颗为国为民的红心，所以战斗精神并不稍减。作者当时并不曾知道这位老人就是鲁迅先生，所以无法告诉读者，这仍是纪实。作者怎样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呢？

除这相貌给人的顽强不屈的印象之外，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总使人有“不平常”的感觉。“你要买这本书么？”这种语气只有对顾客十分热情的人才会有。所以虽然只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加上那“看了一眼”的神情，就“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这里所谓“严肃”，指的是认真、诚心，这样的“严肃”加上“慈爱”来自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的心，实在“不平常”呵！“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这里写老人的动作很感人：从架上“扳”下书来，这个“扳”字是稍得用力拉的意思。书可能排得紧挤，取出一本得用点力，而他是一位老人了，手指都瘦得象竹枝了，却自动给一个不相识的读者去扳取。其次，写他的语言谦逊动人；除了劝买之外，还说“这本比那一本好”。这句话真不简单，表

现了鲁迅先生的高尚风格。在同志和朋友之间，他从不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一等，凡事总是先看到别人的长处，介绍别人的成就，宣扬别人的功绩。说“这本比那一本好”，因为“这本”是曹靖华先生译的。不自我宣扬，而推崇别人，在我们的文艺界中堪称表率。作者当时可能还不很理解鲁迅先生这种品质，只是被他的“诚恳的劝告”所感动，所以就已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作者写这个回忆，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一定会更深了，因此，贯穿全篇的崇敬之情是那样的深厚而且炽热。

光有这种“不平常”之感，还不能猜出这老人是谁，但却更“疑惑”了。在这“疑惑”中，前面说过的两个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作者的心中更激烈地交织着：买书的心愿更强烈了，因为“这本比那一本好”，卖书老人更热情；另一方面，书价却比那一本贵，口袋里的钱却没有增加。矛盾极了，“头脑里轰隆轰隆的”响，竟至于“不敢看他的脸”。这里把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真切。“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这意外的照顾，居然使作者“顿时恢复了勇气”；“有！”一元八角降为一元！说实在的，这“勇气”与其说是买书人自己的，毋宁说是卖书人给的！这已够出乎意料之外了，而更令人惊奇的是：“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这种慈祥、诚恳和干脆，是作者万万不曾想到的，这简直是奇遇。鲁迅先生为首的进步作家，当年创作是为了革命，在反动派残酷地对进步文化加以扼杀的情况下，写书、印书、卖书都是困难重重。但为了革命，他们常常是自己掏钱印书，只要书能卖出去，送出去，宣传了真理，亏本也在所不惜的。“两本，一块钱”，就是在这种